

《中华侠义小说全集》

《雍正剑侠图》

（民国）常杰森 著

目 录

第 39 回	四剑客会破玲珑岛	西方侠潜江擒二小·····0915
第 40 回	蜜蜂岭传艺赠宝剑	桑家林大战司徒朗·····0932
第 41 回	康熙帝赦免童海川	铁木金落脚北京城·····0944
第 42 回	铁木金劫道遇官人	为生存长街卖牛肉·····0960
第 43 回	老剑客留笺救清官	童海川夜捉害民贼·····0981
第 44 回	慈父心三次饶林宝	豺狼子毒镖打恩师·····1005
第 45 回	寻凶手千里入京师	收弟子征服铁罗汉·····1018
第 46 回	清真寺海川会筛海	僧道俗三次比神功·····1029
第 47 回	北口外丢镖结义气	护国寺收徒惹是非·····1055
第 48 回	教师府掌打焦秋华	遇强敌抛钺亮宝剑·····1079
第 49 回	闹镖局行刺童海川	谒师祖巧遇野飞龙·····1106
第 50 回	丧良心燕雷打甘虎	丢烟壶童林斗三侠·····1131
第 51 回	除旧岁师徒同献艺	过新春师兄巧相逢·····1157
第 52 回	童海川扬名灯市口	武云飞伤人隆福寺·····1181
第 53 回	跳宝局威镇沙雁岭	三月三齐赴松棚会·····1205
第 54 回	铁罗汉台上胜十杰	童海川恶斗野飞龙·····1233
第 55 回	童海川掌震燕子坡	西方侠巧夺蛇骨鞭·····1258
第 56 回	众群侠会战燕云风	老剑客亲临梅花圈·····1284
第 57 回	分双剑惊走燕云飞	保钦差查办蓬莱岛·····1311
第 58 回	清苑县马俊单行刺	风云庄义结邓九公·····1337
第 59 回	夏九龄荒寺遭毒手	病太岁府衙显奇能·····1362
第 60 回	访贼人巧遇陈道常	三皇观搭救夏九龄·····1387
第 61 回	小豪杰九赶陈道常	大魔庄巧遇亲娘舅·····1409

第 62 回	石宝奎掌震三尺鬼	夏九龄招亲石家镇·····1430
第 63 回	小白猿石府学绝技	念旧义奋勇觅金牌·····1446
第 64 回	报父仇王环施英勇	劈杨山镖打段世宝·····1467
第 65 回	年钦差夜审梁妙兴	七星山三侠讨金牌·····1486
第 66 回	童海川斗胆闯三关	小白猿如愿捉董玉·····1503
第 67 回	小白猿夜进七星山	遭凶险得遇爱贤女·····1517
第 68 回	爱贤女释嫌许终身	司马良遇险转心亭·····1532
第 69 回	莲花观弟兄巧相逢	西风寺寻找摆亭人·····1549
第 70 回	童海川月台战秋禅	慧斌僧学艺山神庙·····1565
第 71 回	童海川月下会三侠	骆驼岭智诨赵小乔·····1586
第 72 回	骆驼岭巧得赤金牌	碧霞僧行道黄土坡·····1607
第 73 回	莽和尚大闹盘石岛	花子羽搭救碧霞僧·····1626
第 74 回	见金牌真假难分辨	遇王环火焚转心亭·····1644
第 75 回	童海川双钺败三寇	西方侠铁掌打五虎·····1664

出 版 说 明

《雍正剑侠图》是著名评书艺人常杰淼创作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。

故事背景始自清代康熙末年。经高人指点、并日夜苦练武功十五个冬春的童林，不幸落难京城。一个偶然的机，童林被康熙皇帝的第四皇子胤禛雍亲王（即后来继任皇位的雍正皇帝）看中，作了雍亲王府巡夜值更的更夫。童林在值更中将夜闯雍亲王府的夜行人云南八卦山的和尚一掌击伤，从而结下怨仇。其同伙小粉蝶韩宝为了报一掌之仇，深夜潜入皇宫盗出康熙珍爱的宝物翡翠鸳鸯镯，并留下字条栽赃童林。此时童林已升任雍王府的教师爷。康熙降旨童林戴罪缉捕盗贼，追回国宝。崇尚武术的雍亲王为了结交武林豪杰，借机向康熙皇上请假，同童林一起离京外出查访。先在山东巢父林结识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，后随侯老侠一起南下杭州参加南七北六十三省群雄擂台会。童林受师命为兴一家武术，擂台会上献绝艺，被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。之后，童林同雍亲王率群雄寻迹追拿盗宝贼人。下湖南，去云南，乱石岛众雄败三鼠，铁善寺群侠战凶僧，八卦山巧破太极阵，最后终于在玲珑岛将盗国宝凶犯擒获，解押京城。此时，逃到四川小蓬莱的康熙皇帝的二哥、英王富保臣，欲借京城三月三亮镖会夺取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，图谋叛逆。童林及众侠群雄又齐聚京城，掀起了一场动魄惊心的全面大争斗……故事离奇曲折，跌宕起伏，悬念连绵；各路英雄武艺绝伦，刀光剑影，惊险异常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本书铺叙故事的同时，穿插介绍各武术门派的源流和师祖历史，并

在打斗过程中，将各门派武术的特点，一招一式细致描述，使人有如身临其境，历历在目，精彩纷呈。

《雍正剑侠图》全集有数百万字。此次整理出版前七十五回，以飨读者。

第 39 回

四剑客会破玲珑岛

西方侠潜江擒二小

上回书说到张子美一铁扇子把韩忠砸死，贺永与赛判飞行侠苗泽动手。贺永双手合狼牙钏，“泰山压顶”奔老侠头顶砸来。苗老侠用的是以巧破千钧，跨左步，刀走外腕，一手“红云捧日”，“刷——”刀刃冲下，就奔贺永胸前扎来。万没想到，正在这个时候，韩忠死了，贺永不由地回过头来一瞧，他一回头，苗爷的刀尖就点上贺永的心口窝了，“噗哧”，刀扎了进去，红光一起，鲜血迸溅，肚子里的零碎往外一流，贺永惨叫一声，也躺在船板上了。

贺永是陕西人，他家乡会武的很多，遍及南七北六十三省，贺永落在云南。虽然他死于赛判飞行侠苗泽苗润雨之手，但传出去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而是童林致死了贺永，人家贺永的本家亲属能不找海川报仇吗？这样就生出很多的事来。贺永、韩忠一死，玲珑岛就塌了半截天。法禅和尚跟自己的师兄动手，人家北侠秋田多大的份呀！一压大铲，顺剑一抹，一剪他，他往回下一扳铲，北侠秋田的大宝剑就朝法禅和尚的脖子来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靠南山根芦苇里边窜出一条小船。有人高声喝喊：“诸位仁兄贤弟，为我侯廷担惊受怕了！”侯振远站在船头，他旁边站着一位老仙长，个不高，白眉毛，慧眼遥观，金

光四射，挽着一个小发髻，金簪别顶，一部银髯，青道袍系水火丝绦。这人是北侠秋田和铁臂罗汉法禅的授业恩师、知机子谷道远。没想到，庄道爷、尚道爷、何道爷、谷道爷四剑客在此聚会。其实，这些动手之人大部分都是他们老哥四人的弟子。侯老侠怎么会跟谷老剑客聚到一起呢？

原来，昨天晚上，侯振远一看海川跟到那块大石头上去了，也跟着一拔腰上去了，再看海川没了，就知道要坏事。他的意思也要跟着往前来。猛然间，身背后有人拍他的肩膀头。侯振远右手一推，“咄”一掉脸，没有看真那人，他就跟一缕青烟似的落在芦苇的深处去了。一个声音说道：“老檀越请这边来。”侯振远想：这是谁呀？也顾不得找海川了，拔腰就奔声音过来了。赶到近处他才看清，这里湾着一只船，船头上有篷，刮风下雨不碍事。船上有两个水手，船篷里头点着灯，在自己眼前头站着位老仙长。侯振远忙抱拳施礼道：“仙长爷，您叫我？”“老檀越，您到里头来。”一挑布帘，二位一前一后进进了舱。里头还很干净，有住的地方，能吃能喝，锅盆碗灶全有。借着灯光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。侯振远问：“仙长爷，您呼唤弟子侯廷，请问您怎么称呼？”仙长看镇东侠彬彬有礼，微微一笑：“老檀越，贫道姓谷双名道远，闯荡江湖有个美称叫知机子。”镇东侠肃然起敬，施礼道：“哎哟喝！久闻前辈的大名，今日一见实为幸会。”谷道爷道：“啊，老檀越，免礼免礼，你这边来，我给你点东西。”老仙长到桌子旁边，猫腰往桌底下一伸手，拿出个包袱来放在桌子上边：“老侠客，你看看。”侯振远一看，“啊”地一声惊叫，原来是刘俊丢的那个小包袱，海川的两身裤褂还在里面，龙批大票也在里头。侯振远一看，忙跪下道：“前辈呀，晚生失礼，我给您磕头了！”仙长伸手相搀：“无量佛，你起来起来，侯

老侠客，你跟佩雨都是好朋友，咱们见面就有缘，请坐吧！”爷儿俩坐下后，侯老侠道：“请问前辈呀，这个包袱怎么落在您的手里？您又如何到这里的？”仙长一笑：“无量佛，说起来话很长啊。”

老仙长谷道远为什么来到江南？因为他云游四海，行无定所，这一次回来，他才知道八卦山铁善寺的事情。老仙长一想，这个可不大好办。因为童林是自己两位师兄的弟子，可是李昆也是师兄的弟子，老哥儿四个在一块儿耳鬓厮磨，谷道远还是比较讲理的，唯有庄道爷有点护犊子护短，而且我徒弟秋田也涉足其中。九月九以前，老剑客爷就来到黑熊镇，他和黑熊镇黔南客栈掌柜的是朋友。

这位掌柜的可了不起，姓王，叫王凤，江湖人称天灵侠王凤。使一口单刀，很俊的功夫。他有一个弟弟比他小得多，两口子染时疫而亡，他的弟弟跟弟妹两人留下一个姑娘。王凤就把这个姑娘留到自己的家中，教给姑娘能耐，拿姑娘当儿子养着。姑娘的能耐学得很好，她管王凤叫爹。爷儿俩在后面收拾出一所房子，就使到后院来了，一边练功夫，一边照顾这店。老道爷谷道远跟王凤很不错，所以就来到黔南客栈。伙计一看，这可新鲜！因为出家的僧道，住店的太少了。伙计往里让：“道爷，出家人住店的很少，没想到您不怕花钱。”“无量佛，你给我换个后院，比较幽静的地方，贫道恨吵恨闹。”伙计答应，把谷道爷带往西院北房三间，屋里收拾得很干净。谷道爷坐下了，擦脸，漱口，喝茶，把伙计叫过来说：“我一个出家人，住你这么好的店，有这么多钱吗？”伙计心说：这道爷有病吧！不是说让我给准备一个很幽静的屋子吗？既然住不起，可以再找别处嘛？你为什么擦脸、漱口之后，坐到这里又嫌贵呀？“道爷，您要如果住不起。我可以给您改换一下。”谷道

爷想了一下，摆了摆手：“行了，不用了。让我儿子给拿钱吧！”伙计一听，觉得更新鲜了，出家老道有儿子？这可是位风流老道。“哟，您有儿子？您是个出家人，哪里来的儿子？”谷道爷一听很不乐意呀，把脸往下一沉：“胡说，出家人就不许有儿子啦？没有真儿子，还没有假儿子嘛？”“哟，道爷您这儿子在哪呢？跟咱们这里有什么关系？”“对，是在你们这里开店。”伙计一听才知道是掌柜的干爹，便问：“您说的就是我们掌柜的王凤吗？道爷您稍候，我给您叫去。”伙计见到王老侠一说，王凤就知道准是谷老剑客来了，赶紧跑进来道：“哎呀，老前辈啊，您来啦，我给您磕头。”说着，跪倒就磕，谷老仙长赶忙用手相搀。王凤细问：“您从哪儿来？”谷道爷把自己的事都说了。王凤听完，便说：“嘿！您还提呢，我们这个店都包给人家侯振远、童海川了。”就把事情也由头至尾一说。谷道爷点点头：“王凤啊，济慈、济源是我的师侄，童林也是我的师侄，我无法插手，金砖不厚，玉瓦不薄。我看你呀，最好别让他们认出来，要认出来，你是管呢，还是不管？你跟铁善寺的人也是朋友啊。”王凤说：“你放心，我管这个干什么？您都不管，我也没那么大的份儿啊。”

到了九月九日，谷道爷说不去，其实头天晚上可就去了。他刚到铁善寺的后山，就发现越墙来了一条黑影，“刷！”身法很快。谷道爷可就背到一棵树后面观看，这个人鬼鬼祟祟地提了个包袱，他就是八卦山的七庄主、清风过柳柳叶猫韩忠。他越墙进来以后，大家伙儿都在大厅内议论明天的事儿，东配殿没人，他进去了，一伸手就抽出一个包袱来，然后提着这个包袱越墙出去。韩忠心说：这包袱里有什么呢？他找了一棵大树，把这包袱搁在眼前的地上。又从百宝囊中掏了白蜡捻儿火折子，点上白蜡捻。他贴到树上，低头一看，“啊！”就在他

晃火折的时候，这包袱没了。韩忠吓出一身冷汗，这是谁呀？往四外看了半天，什么都没瞧见，把韩忠给吓跑回山了。

老仙长谷道远提着这个小包袱，就回到了黔南客栈。越墙进去，来到的自己屋中，灯光点亮，把包袱打开一瞧，有一张墨鱼皮和一张龙批大票。谷道爷心里说：侯振远呐，你的这些人太疏忽大意了，龙批大票都叫人给偷走了。如果这龙批大票落在歹人之手，你童林即使把韩宝、吴志广给拿住，你往哪里交待？谷道爷又看了看墨鱼皮，琢磨着，我干脆给它做出来得了。第二天谷道爷拿笔开出方子，又把王凤找来，让他按照药方去配药。王凤挺纳闷问：“老前辈要这些物件干什么呢？”“我得了一个包袱，里面有一张墨鱼皮。”“嗷……是不是麒麟山洗砚池那个墨鱼？”谷道爷点头：“对了。”王凤一听，心里非常可惜呀：“哎哟，那么好的东西谁给毁了？”仙长摇头：“这个咱们不知道，哈……我把它做成件铠甲吧！”“您是修好积德，这又是宝物，刀枪水火都不怕呀！”

谷道爷把墨鱼皮做成铠甲后，依然把包袱包好了，每天打听。刘俊下书、三人夜探八卦山被困十八棵杨，这些事情老仙长都知道。最后十老请八卦会太极，老人家也让王凤给雇了一条船去了八卦山。

锅台炉灶，柴米油盐船上都有。船上还有两名水手伺候老仙长格外周到。老仙长提拎着包袱，就上了小船。顺着江岔子放到南盘江内，到了试艺五绝，法禅僧这些人奔玲珑岛逃跑，老仙长全知道。这天晚上，船就停在玲珑岛的南边芦苇荡中。剑客爷心里想道：要说司徒朗不是个东西，我早就知道。但是你们不能犯国法，韩宝、吴志广犯的是国法呀，把皇上的东西偷了，他们哥儿俩就算完了？要领法呀！你司徒朗长着几个脑袋，你助纣为虐，使韩宝、吴志广对抗朝廷？今天晚上我就进

山，我要责备司徒朗，如果他不听我的话，我就把这孽障给拿了！老剑客谷道爷正在船上站着想呢，突然发现童林、侯振远说话。童林走了，这才上来把侯振远引到了船上。

谷道爷把自己的事情由头至尾说了一遍。侯振远并不隐瞒八卦山的事情，从头至尾也详细禀明。然后说道：“老前辈啊，晚生和我的师弟童林一起来到玲珑岛，司徒朗这人意狠心毒，玲珑岛里头消息、埋伏重重，我兄弟一个人进去，晚生可不放心呐。”谷老仙一摆手，自己沉思一下：“无量佛。你尽管放心，你把包袱看住了，好好地坐在船上休息一会儿。贫道到山里头去看一下，你们对于消息埋伏转轮走弦一丝不通，万一碰上了，那就不得了。”侯振远在小船上呆着，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来回转悠，直到天快亮，谷道爷回来了。侯振远问：“老前辈呀，此番进玲珑岛您看见我兄弟了吗？”老人家这半夜工夫查遍了全山，早晨回到船上对侯振远说道：“你的兄弟并没有遭什么凶险，你只管放心。”听了老剑客爷这句话，侯老侠才放下心来。

天光闪亮，就听见外面喊杀声震天，“当唧唧……”锣声响亮，把两个水手都吓坏了。谷道爷一听：“可能前山有了响动了，也许有人来攻打玲珑岛。咱俩去看看。”侯老侠立即答言：“是，晚生遵命。”谷道爷让水手荡桨摇橹，由芦苇中出来，爷儿俩站在船头。老侠侯廷脚下放着包袱，左手按着龙渊宝剑，旁边站着老剑客知机子谷道爷。小船往北这么一转，哎呀！看见大船之上打得难解难分。

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一铁扇子把七庄主韩殿远给打死了，北侠秋田的轱辘大宝剑正放在铁臂罗汉法禅僧的脖子上。正在这时候，侯振远高声喝喊：“众位仁兄贤弟，侯廷在此！”法禅僧往喊声处一回头，稍一走神，北侠的手腕就这么一颤，

法禅的脖子就碰在秋田的辘轳大宝剑上了。北侠秋田就势一拉剑，“嗤！”铁臂罗汉法禅僧斗大的人头落在船板之上，尸体往前一栽，“扑嗤！”一腔子血喷出来了。北侠秋田热泪滚滚，一阵子难过：“师弟呀……”司徒朗一看，您这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吗！

这时候，侯振远的小船就奔王爷的大船了。老侠于成这些人可全在，王爷一看侯振远来了，就知道司徒朗在说瞎话。既然侯老侠生还，可是海川呢？说话间，小船到了。爷儿俩一前一后拔腰上来，提拎着包袱。王爷一看这包袱：“老侠客，昨天晚上遇到什么事了？”老侠客递过包袱：“您看这是什么？”王爷又喜又惊道：“啊！龙批大票？”侯老侠点头道：“还有墨鱼铠也在这里，快交给刘俊吧。”刘俊赶紧过来接包袱，给师大爷磕头：“啊，老人家，谢谢您。”侯老侠这才把老仙长请过来说道：“老前辈啊，这就是千岁爷，当今万岁爷的四皇子，固山多罗贝勒府的雍亲王爷。”侯老侠一指谷仙长：“王爷，这是我哥哥秋佩雨授业的老恩师，知机子谷道远、谷老仙长。”众雄也都“唵啦啦”地围过来了。王爷一听：“哎哟，老仙长。”连连地作揖。谷道爷趴在船板上：“给王爷磕头啦，贫道谷道远拜见千岁。”王爷绝不能让谷道爷磕头，双手抱住：“哎哟，我早就知道您的大名，没有机缘跟您见面，今天跟您一见，真是三生有幸！你们爷儿俩这是打哪来呀？”

侯振远就把昨天晚上的事全说了。北侠秋田来到恩师的跟前，热泪盈眶跪在船板上：“恩师呀，弟子拜见。弟子误伤师弟，在恩师面前请罪。”“秋田，你起来，像法禅这样的人，作为一个和尚不守僧门之戒，作为一个武林弟子不守侠义之规，分明是罪有应得，咎由自取，他已不在我门墙以内，有道是除恶人积善念。”侯振远也安慰一番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王爷搭话

啦：“老仙长，您看，司徒朗在此拒捕，十分厉害。是不是您老人家辛苦一趟，把他给拿住。咱们对他一定不加追究，只要献出国宝、二小成擒即可。”老仙长点头：“无量佛，这孽障十分猖獗，王爷既命贫道前往，贫道岂敢违命呢？”老仙长刚要迈步往前走，忽见北面漂摇摇一只小船过来，有人高声喝喊：“诸位兄长，童林在此！”大家伙儿抬头一看，见是太虚上人庄道勤、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明、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，还有补陈道人吕德兴四位道长。王爷可真是大喜过望。老侠于成站在旁边看着司徒朗，心里想着：我应许过童林一句话，不拿住盗国宝的二小，愚兄绝不回家。这会儿，于成老侠见韩宝、吴志广在对面眼球乱转，就猜到他们要跑，但这两个不从一边跑，我也不好办呐！一眼看见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，于老侠想：他能够在海里面找针，能说不会水吗？老侠于成凑过来了：“道爷，您过来。”一直把司马道爷叫到船后：“道爷，您热吗？”南侠这个气！“哥哥，天气这么冷怎能热呀。”“哈哈，仙长，我请您洗个澡吧。”道爷一怔：“老哥哥，我干什么洗澡呢？”于老侠说：“不洗也得洗。你往司徒朗的大船上看，韩宝、吴志广可要溜呀。韩殿远、贺永、法禅都死了，他们失掉了靠山，他们知道大势已去，但是，他要作困兽之斗，您说对吗？”南侠往对面一看，果然二小有动静。便说：“嗯，不错，哥哥您远虑深谋，小弟钦佩。”“他们要跑得下水，可能这两人不往一边跑。你下水到他们大船的北面，我下水到他们大船的南面。看他们往哪边跑。”司马空一听：“好嘿！”老哥儿俩都把长衣服脱了，鞋子、袜子也扒了，叫过水手来：“一会儿我们在底下叫你们，你们想着拿船篙往上拉人。”于爷把胡子往自己怀里一揣，从后舱哧溜下去了，司马道爷也下去了。

哎哟，这江水显得特别的凉啊！不过哥儿俩都有很深的武功，寒暑不侵。两人直奔司徒朗的大船，一边一个，顺着船底慢慢贴上船帮了，脑袋则一出水面，哟！真巧嘿，船沿上的一条腿下来了，正是韩宝。老侠于成心说：好悬，晚来一步又让他跑了，得了，爷儿们，对不起你，下来吧！一伸右手，猛地把韩宝的腿腕攥住了，韩宝就知道坏了！他猛地右手一按船帮，昂足了劲往下踹，可他不知道底下是西方老侠呀！“咚”韩宝就被拉进了大江。嘿哟！韩宝到水底下也折腾。老侠于成心里说：我让你喝点儿水吧！一伸右手朝着韩宝肋窝子拿中指一点，“嘟”地一下，韩宝张嘴“咚咚咚咚”，三四口水就下去了。老侠于成一瞧他动不了劲了，拉着他踩着水，转跟间来到自己这船的后艄，轻轻地一提，把韩宝就提出了水面。“我说上边的伙计们，把船篙顺下来！”庄丁赶紧就把船篙给顺下去了，老侠于成一伸左手，把船篙攥住了：“来，往上拉吧！”五六个人往上拉，把韩宝提拎上来，轻轻地放下。于爷一按船帮也上来了，伸手先摸韩宝的兜里头。软囊之内摸着了国宝翡翠鸳鸯镯，揣在自己的湿衣服里头。于老侠心说：有这个，我心里就踏实多了。正在这个时候北面喊了：“无量佛，船篙顺下来！”这边又来了。船篙顺下去，南侠司马空把吴志广也给提拎上来，抹肩头，拢二臂，四马倒攒蹄，把他们两人可就捆结实了。“你们都过来。”西方侠一招手，庄丁都过来了：“老爷子，您有什么吩咐？”老侠一指韩、吴道：“这是韩宝、吴志广，你们认识吗？”庄丁们笑了：“我们少庄主爷，我们认得。”老侠点头：“好极了，你们六个人给我看着，如果要跑一个，到时候把你们送到南衙门领罪。”庄丁们道：“老侠客爷，您放心吧。我们几个人一定好好看着。”

韩宝、吴志广被擒了，老哥儿俩进了后舱，把湿衣服脱了，

拿手巾擦擦身上，然后换好了干衣服，穿上了长衫，把国宝带好了，然后把湿衣裳拧净，在后舱这儿一晾。老哥儿俩出来，再到前面一看，可就不一样了。太虚上人庄道勤、尚道明、何道源、谷道远、吕瑞、海川这些人来到船头跟大家见面。王爷很高兴：“得了，庄老仙长既然来了，您的高足司徒朗又在大船上，您设法劝劝他，这事情就完了。”庄道爷听了王爷这宽容的话，心里十分感激。“无量佛，孽徒无礼冲撞千岁，领国法受王章，这是没得说。您老人家甭管，待贫道登大船捉拿司徒朗！”太虚上人庄道勤回手按了落叶秋风扫宝剑，“呛啷”一声响，老仙长飞身形上了大船，用手点指：“孽障，你往哪里走？”王爷正瞧着呢，西方侠于成一拉王爷衣襟：“王爷，您请到这边来。”

王爷跟着老侠于成、南侠司马空挑帘进了前舱：“二位老侠爷有事吗？”“哈哈，王爷，国宝在此啊！”老侠双手高举。王爷赶紧往后一撤步，跪在船板上，老侠于成这里托着，王爷如见君父，马上行三拜九叩君臣大礼，恭请圣安。然后站起来接过国宝，毕恭毕敬至至诚诚地，往高处一举，二老侠跟司马道爷也拜见了国宝。“老侠客，如何得到国宝哇？”王爷心里十分感激，心说我们海川交了这么多过命的朋友，实在难得。“呵呵，您要问我跟南侠司马大弟如此这般、这般……，深江擒二小，才把这两人拿住了，仰仗天子的洪福，国宝终于请回。王爷，请您打开看看。”王爷把包裹打开了，国宝翡翠鸳鸯镯宝光艳艳，双龙绞扭，一点儿毛病没有。王爷包好了，小心翼翼地收起来道：“二位老侠客，本爵我替海川给你们老哥儿俩道谢了。韩宝、吴志广何在？”“现在后艄，您只管放心。我们已经把他俩捆上了。”“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”王爷又深深地出了一口气，好像身上卸去了几千斤的分量。本来为这事

儿，多少日子睡不着觉，到现在好了，二寇成擒，国宝已经回到了自己身边，王爷放了心啦，由衷地感激这两位老成持重的侠客爷。爷儿仨说了几句话再出来，一看大船上变了样喽。老仙长庄道勤站在大船上用手点指：“孽障，司徒朗你还不出来见为师吗？”“师父啊，您看这么点儿事，您干什么来呀？”老仙长听了这个气呀！“不明事理的东西！”庄道爷心说：这么点儿事！孽障啊，你已经八十的人啦，尚且不知好歹！韩宝，吴志广盗国宝，身子已国法，你还要替他们拒捕钦差。“孽障，你还不过来伏刑受法！”司徒朗耍赖呀：“师父，您别忙，我们的事碍不着您。您这么大年纪少管闲事。您走，您走！”他跟师父说这个，气得庄道爷直哆嗦：“无量佛，司徒朗啊司徒朗，好冤家！”大家都在这里瞧着，谷道爷、尚道爷、何道爷也都在这看着，当师父的管不了徒弟，您当初这徒弟怎么收的？蒋雄、徐君两个人站起来加钢：“司徒老哥哥，别这样，他是您的师父，不是我们师父，您不敢惹他，我们哥儿俩惹他。”蒋雄一伸手，把龙头杖亮将出来，徐君也把大泼刀亮出来，垫步拧腰上了大船。“道爷，您是我哥哥的师父，不是我的师父！哪里走！”

老仙长这气大了，拿宝剑往下一断，“呛”一声响，徐小侠的刀折了，窝腰一脚，“咚”地一声响，把徐君踹到江里去了。老仙长斜身的时候，蒋雄拿起龙头杖照着老仙长的脑勺就打，老仙长转过脸，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宝剑“刷”地一晃面门，又是一脚，“咚”也把蒋雄踹到大江里。司徒朗抓起五行轮的包袱飞身形上了大船。“师父，您说您这是干什么呢？我这么多年经营玲珑岛容易吗？您竟敢到我们这来穷搅！您把我两兄弟给打跑了，我……我……不答应您，我跟你撞头！”司徒朗在师父的面前一通嚷嚷。

“无量佛，孽障啊，这就是当年我把你惯坏了，冤家你还不给我扔军刃被擒！”“师父我真急了！”“蹬蹬蹬、咚！”他也跳进江里。其实大伙儿都看得出来，这是庄道爷成心让司徒朗逃跑。老仙长在战船上看了会儿，再看所有的兵丁四处奔逃，下水的下水，弃船的弃船。转眼之间，整个玲珑岛所有的人都跑尽了。

再说王爷他们二百多号人都是绿林的英雄，这里头师兄弟就是五位，水晶长老亚然和尚加上四道，这是叔伯兄弟。亚然和尚的年岁最大，不过由于铁善寺的事情，亚然和尚的心里好像对不起这四位兄弟似的。王爷带着这些人准备几只大船，顺水路直奔铁善寺。船拢岸之后，大家陪着王爷下了船，有人抬着韩宝、吴志广，打发人把这些船只送回八卦山，咱们也就不提了。

大家众星捧月陪着王爷，押着二小，一直顺着铁善寺的山道上来。到山门前，王爷一看，哟！庙里头张灯结彩，所有的和尚都穿着新的僧袍。原来王爷写的“武术化一”的这块匾已经刻好了，悬挂已毕，用黄纸蒙着，只等王爷来了焚香开光，举行开光盛典。王爷一问，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。济慈说：“哎，贫道我准备好了，只等着玲珑岛上的事情一完，请王爷回来开光。这是一次盛典呐！”王爷高兴，回到配殿，稍事休息。

王爷一看时间差不离了，便道：“好吧，立刻焚香开光。”鞭炮齐鸣，和尚们披偏衫，打法器，鼓乐齐奏，显得十分隆重。王爷把黄纸揭下去，“武术化一”四个大字笔走龙蛇。众人一起行了礼，然后大家退到东配殿，便坐吃茶。庄道爷可说话了：“千岁啊，我看玲珑岛的事情已经完了，请千岁法外施仁，贵手高抬，饶恕李昆、司徒朗，我们师徒是感恩不尽。我们几个